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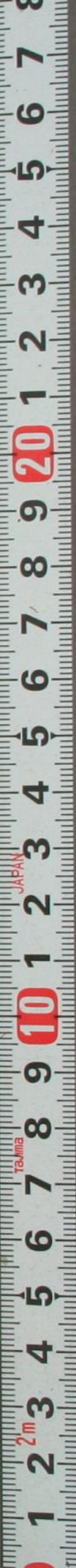
第十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0





F0028-(10)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吳興凌稚隆補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曆順之曰當併漢書及晉書參看柯維騏曰古者掌天文之官謂之天官而後世名其業亦曰天官太史公曰序云掌天官不治民又曰學天官于唐都是已

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入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義曰張衡云文曜屬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英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也

一名北極位在中央四方所取

中宮大極星

索隱曰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官之為言宜也宜氣立精為神垣又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心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大陽極北為大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

旁三星三公

正義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變由陰陽主佐機務占以徙為不吉居常則安金火守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

索隱曰句音鈞句曲也按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

餘二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

或謂子屬諸家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為四輔其句餘二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七

天官書

一

鳳文館藏



星藩臣皆曰紫宮

志謂第一星主...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五星曰天槍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首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杓自華以西南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河濟之閒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增補史記平水... 鳳文官職



部星主兵張衡占法若天子不擊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耀鉤云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接神契云文

恭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索隱曰春秋元命包曰上將建國曰上威武次將正左右在

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云天堯四星在手魁中貴人牢名曰天堯。○索隱曰樂汁圖曰天堯理貴人牢宋均曰以理率獄也。○正義曰占明及其

中有星此貴人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索隱曰

不齊為乘戾輔星明近。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正義曰大臣之象也占欲其

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若近臣專實用賢排輔臣親疆斥小疏弱

傷政則第六星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音杓

曰案詩紀歷樞云更河中招搖主胡兵宋均曰招搖星在更河內。一外為盾天鋒。晉

樂汁圖云更河天矛星宋均以為更河名天矛則更河是星名也。有句圖十五星屬

保章氏掌封域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玄文。○正義曰星經云更河星為

分星以觀妖祥戰劍之星若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將為邊境之患也。

故論者以二十八宿分主九州而斗之七星亦各有屬不獨杓衡魁三者而已斗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

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或云一主徐州二主益州三主冀州四主荊州五主兗州六主揚州七主豫州八

主幽州九主并州北斗凡九星杓。索隱曰何音鈞。圓音員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正義曰屬音燭。曰賤人之牢。索隱曰詩紀歷樞云賤人牢一曰

其二陰星不見。故只云七星耳。也且一星為門欲其開也占星悉見則獄事繁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

按考要云諸家圖經悉以三台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客星出見其小大有六赦小亦

繫之太微垣太史公特以列于中官北斗文昌

之次以其為天子三階不當置之

之外垣也。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索隱曰文耀鉤云東宮蒼龍其精為龍爾雅云大辰房

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按曰所謂房四心尾也李巡曰大辰蒼龍宿體最明也春秋說題辭云

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索

曰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索

曰爾雅云天駟房也詩紀歷樞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其陰右驂。正義曰房星君之位亦

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旁有兩星曰鈴。索隱曰音其炎及元命包曰鈞鈴兩星以開防神府闔

是馬祖也。北一星曰牽。徐廣曰音轄。○正義曰說文云牽車軸端

同心鈞鈴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拆者皆地動之祥也。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曰兩旗者左旗九

東北掌管篇也占一反不居其所則津一星曰旗。正義曰兩旗者左旗九

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旗所以為旌表占欲其明大光潤將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

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旗所以為旌表占欲其明大光潤將軍吉不然為兵憂及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一 天官書 三 鳳文官 歲



門不附庫樓南門  
不但為庫樓門也  
理不當附其星不  
得不少也

曰天市二十三星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日天旗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忽然不明  
反是市中星眾則歲實稀則歲虛感惑犯戩不忠之臣孽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出  
之有貴 **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 正義曰耗  
房南眾

按考要云心三  
星一名大火中  
之大星為明堂  
天子之正位也  
前星太子不明  
則太子不得位  
後星庶子不明  
則庶子不得位  
庶子繼中星欲  
明思直也

**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 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起右  
角將率而動又石氏云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門也  
**大角者天王帝廷** 索隱曰援神契云大角為坐候宋均云坐帝坐也○正義曰大角  
一星在兩攝提間入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 晉灼曰如鼎之句曲○索隱曰元命包  
以接於下也○正義曰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恒直斗杓所指紀八  
節察萬事者也占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 **攝提者直斗**  
**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九為疏廟** 索隱曰元命包云九四星為廟  
外也廟或為朝也○正義曰聽政之所也其占  
明大則輔臣忠天下寧不然則反是也 **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正  
義曰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占明則兵  
光貢暗則諸夷叛客星守之外兵且至也 **氏為天根** 正義曰星經云氏四星為露寢聽  
誠圖云氏 **主疫** 索隱曰爾雅云天根氏也孫炎以為角九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宋均云  
有疫疾也○正義曰氏房心三星 **尾為九子** 索隱曰宋均云屬後官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  
宿為災於辰在卯未之分野 **尾為九子** 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其四星為後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王對子攝提皇極 臨其臣者左角右角西耀之所巡行陰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官掌于燕息太子承于宗社  
宗人宗正內外悖 叙于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于天下○按考要云古圖經大市垣左右環曲各十二星分  
韓宋二十二方主 權衡主聚眾亦謂之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然謂十二星則諸家之說死之○按考要云角二  
星一為李一為將 李則理主刑將主兵若乃天田二星在角之左天門二星在角之右故石氏謂左角為天田右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角為天門  
輔方苞曰左角右  
角東官角宿左角  
為天田右角為天  
門誤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官之場也○正義曰尾箕尾為折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尾九星為後官亦為九子星近  
心第一星為后妃次三星並為次三續末二星為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官叙而多子不然  
則不金火守之後官兵起若明  
暗不常妃嫡祚亂妾勝失序 **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放客曰口舌** 索隱曰  
散調弄也箕以散揚調弄為象箕又受物有去來來客之象也詩云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又  
詩傳云箕為天口主出氣是箕有舌象謔言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謂為放客行請謁也  
○正義曰教音傲箕主八風亦后妃之府也移徙入河 **火犯守門則有戰房心王**  
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月宿其野為風起 **火犯守門則有戰房心王**  
錄功者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房四  
星謂之府者晉  
志所謂主開閉  
為蓄藏之所由  
也



按考要云其四星上二為降下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不然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

二為舌故其占星大明直則君无讒間木守之宮中有口舌事也

按考要云南宮之宿其大者曰權衡權衡非星也衡為太微之庭權為女主之官權衡乃宮庭之總名耳正義注謬引軒轅西四星主烽火章曰權乃權也非權也

袁黃南宮總論云南宮則黃龍賦象宋為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于鐵誅成于廣禍成于井德成于水也

衡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狐直而很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鴉火通其

而南宮則黃龍賦象宋為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于鐵誅成于廣禍成于井德成于水也

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他果反。索隱曰若金火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

曰少微士大夫。索隱曰若金火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

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其逆入若

出所守天子所誅也。索隱曰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其逆入若

皆羣下從謀也。正義曰命名也謂月五星逆入不軌道司察其所犯太微中帝坐

而入也以其所犯命者亦謂隨所犯之位天子必命誅討其人也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索隱曰援

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

為背瑞分為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

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則為

後官爭競移徙則國人流逐東西角大張而振敗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

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官屬

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索隱曰宋均云責在后黨禧讒賊

東井為水事。索隱曰東井八星一星與鬼四星為質二星為

其西曲星曰鉞。正義曰東井八星鉞一星與鬼四星為質二星為

鉞北北河南南河。亦曰越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為胡門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

占以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知之動搖及火守中

兩河天闕間為關梁。索隱曰

輿鬼鬼祠事中

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正義曰輿四星主祠事天田也主視明察

變占之中一星為積屍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占鬼星明大殺成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

增補史記平水

天官書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按考要云軒轅星乃黃帝之神

也天有青黃赤白黑五帝故曰黃神黃中色主中土故謂之中也

按考要云傍小星即軒轅左右角也左角一星為少民少后宗也右角一星為大民大后宗也

周禮祭天之司民而獻民數即此星也

按後漢志云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因名而著占也

按考要云註讀似味義同而聲類律書曰四至于注亦柳星也按考要云星主

**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漢**

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大微廷也觀占也漢五帝車舍

成於於鐵○索隱曰案德成衡觀則能乎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於衡觀成漢為帝車舍言王者遊觀亦先成於漢也傷成鐵者傷敗也言王者敗德亦先成於鐵以言有敗亂則有鐵誅之然案文耀鉤則云德成漢成鐵其意異也又

此下文禍成并誅成質皆是東非下義總列於此也

禍故曰**誅成質**晉灼曰榮惑入與鬼禍也天質古曰大臣有誅

柳為鳥注主水草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喙爾雅云鳥喙謂

之柳孫炎云喙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為柳星故主草木也○正義曰喙丁枝及一作注柳八星一星張六星為鳥喙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柳為朱鳥喙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

占以明吉凶暗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正義曰七星為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主急事以明為吉暗為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張素為厨主觴客索隱曰素嗉也爾雅云鳥張嗉郭璞

食賞賚鵠客占以明為吉暗為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四星長沙一星帶二星合軫四星皆為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翼二十二星為軫為車

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客占明大禮樂與四夷服從則天子舉兵以討亂者

主風索隱曰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為左右轄車之象也軫與翼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也○正義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又主車騎亦主風占明大則車騎用太白守

之天下學校散文儒失業兵戈大興饑饉守之南方有不用命之國當發兵伐之辰星守之徐泗有戮之責

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

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

兵大起索隱曰宋均云五星主行軫南眾星曰天庫樓正義曰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車中

后妃賢士之位張主天廟明堂

御史之位翼主太微三公化道

文藉此皆甘氏之說若張衡諸志大略與太史公同云

按考要云軫取象為車車行欲疾故曰主風且

異方也甘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謠之事

晉志云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于軫其說並同也

按漢書天庫下无樓宗增袁黃西宮總論云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

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

旌頭之北宰制其

增補已巳平水

**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

索隱曰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正義曰咸池三星在

五車五車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三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天

獄主辰燕趙也次東曰天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曰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曰卿主榮惑魏也

占五車均明柱皆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見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入

出尤甚火入天下旱金火入旱金兵水云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

入兵水入水也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

晉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為吉星不

欲團團團則兵起暗則臣于命之咎亦不欲開闢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

臣主共德權臣擅命不可禁者王者宗祀不潔則奎動搖若醜醜有光則近臣謀上之應亦庶

人饑饉之厄太白守奎胡貉之憂可以伐之榮惑主之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填星歲星守之

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與師動眾斬斷無道

婁為眾眾占動搖則眾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

**胃為天倉**正義曰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胃

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不然反是也

**昂曰鬣頭**正義曰昂七星為旌頭胡

星亦為獄事明天下獄訟

平暗為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

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

正義曰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占明主長壽子孫昌也

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

兵大起索隱曰宋均云五星主行軫南眾星曰天庫樓正義曰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車中

天官書

六

鳳文館藏

增補已巳平水

天官書

六







隱地聽砲鼓之破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以軍星動

破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

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庫所以備非常

余有丁曰希字疑當作布謂角張也按考要云司空

漢書作司空諸家圖經所載與太史公異

余有丁曰按晉書天文志離宮下有東壁二星王文章

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

夫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按此官有

壁星當是此太史公不載豈以軍壘壁為壁耶

按考要云室為南斗主其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

直曰吉與白不相當軍糧絕也曰星在

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策馬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津橋不通金火守入皆兵之憂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

以動搖移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別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按豫章周騰字叔達南昌人為侍御

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也

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

潢索隱曰元命包曰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津湊也主計度也

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

正義曰天潢四星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杵曰四星在危南

正義曰杵曰三星在丈人星旁主軍糧占正下

明而動水暴出其星明大水不禁也

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正義曰建六星在斗北臨黃道天之都關也斗建之間七耀之道亦主旗幟占動搖

則人勞不然則不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

犯守大臣相謀為關梁不通及大水也

牽牛為犧牲

正義曰牽牛為犧牲亦為關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

右將

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也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

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潤將軍吉動搖差

辰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

發女

索隱曰不可把酒漿同義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一

天官書

八

鳳文館藏

天子之宮中二星為室遊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統而言之皆營室也關道者離宮之別名

李廷機曰余尚之先正謂論語吾豈瓠瓜也哉正與此瓠瓜同義蓋星有瓠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離南有箕不可與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把酒漿同義

姑誌之以俟知者按考要云斗北宮之宿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

故謂之南斗也按考要云女宿之下九尺為日月中道四星之狀如婦功之式

故名曰女亦曰發女占星明女精蒼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夫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農廢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入失次則民多病見則喜夫所居國人主有福不可以搖動八主怒無光仁道失

織女

徐廣曰孫一作名索隱曰荆州織女一名天女天女也

其北織女

正義曰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蔬絲帛珍寶古王者至孝於神

祭日月之行

正義曰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四孟四季則歲行以揆

歲星順逆

索隱曰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日應星一日經星一日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

正義曰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之



工昌天下豐稔 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主五穀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 曰東方木主春

動后妃廢木犯 五常仁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 曰東方木主春

立后也 按考要云織女 在婺女之北二 必有天應 以其舍命國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

名天女亦名天 孫或以織女亦 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

名婺女誤也 憂將凶 正義曰將 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 索隱曰漢

總論云日也者象 五星皆聚于東井天文志云其年 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

陽之長人君之象 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也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天雞唱曉靈鳥書 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踐扶桑臨于大海 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若木臨于崑崙太 平氣象所以司其 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 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

出入南至北至所 以節其寒溫龍山 則載甘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 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

以節其寒溫龍山 則載甘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 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

脚燭不能擬其光 景季父并秋無以 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方其駿奔月也者 群陰之紀上天之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 索隱曰在卯也

使異姓之王后妃 之事方諸對而明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水冰重暈布而邊 一駭繞盈蚌蛤則 東方爾雅云卯為單闕李巡云陽氣推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麟則暗虎借位五 星者木為重華火 危晨出曰降入 索隱曰節歲星三月晨

為熒惑鎮居戊巳 斯為主德太白主 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索隱曰爾雅辰為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

西辰星在比北參 右肩之黃如奎大 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

星之黑同舍而有 四方分天而利中 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巳為大荒駱

國五星同色天下 偃兵縮則軍旅不 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踣踵

復盈則王侯不寧 或向而或背或遲 徐廣曰一曰路噴○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字詁 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

而或速金火犯之 而屢歲歲鎮居之 見元敦牂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午為敦牂孫炎云敦盛 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而有福 而方苞曰五行之 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 徐廣曰一曰天津○索隱 炎炎有光 正義曰

行贏縮有常精曆 算者能預推之古 洽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未為叶洽李巡云陽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

曆於此法或未詳 也或贏或縮以其 所合止星躔論其 觜 正義曰觜音子斯 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

所值之國又按歲 星自有行度古曆 未容以日月行度 見箕涪灘歲 索隱曰爾雅云在申為涪灘李巡曰涪灘 歲陰在申星居未以

推之是以時有贏 縮也 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九 鳳文館藏



考要云十甲曰  
歲陽十二子曰  
歲陰太史公所  
論歲星躔次蓋  
依石氏經而甘  
氏及太初曆各  
異

居與之居疑衍  
按考要云監德  
降入青章躔踵  
開明長列大音  
長王天睢大章  
天泉天皓皆歲  
星隨月所出而  
異其名也  
為長之為疑衍

揚慎曰躔即左傳  
左陰朱殷之殷

鄂歲素隱曰爾雅云在酉為作鄂李巡云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鄂音愕今案下文歲陰云作有芒則李巡解亦近天文志作音五格及與史記及爾雅並異也歲陰

在西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

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太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闕

茂歲素隱曰爾雅云在戌曰闕茂孫炎云萬物皆蔽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

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索隱曰劉氏音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

歲水女喪大淵獻歲素隱曰爾雅云在多為大淵獻孫炎云淵歲陰在亥星

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索隱蒼蒼然星

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

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素隱曰爾雅云在子為困敦孫炎云困敦歲陰

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曰天泉女色甚明江池

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索隱曰爾雅云在丑為赤

若順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索隱曰音昊

黧然黑色甚明索隱曰黧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

按考要云歲星  
變而為欽則有  
四者之名若紫  
宮左三星曰天  
槍右五星曰天  
槍義與此異也  
爾雅曰彗星為  
撓槍石氏曰撓  
槍彗異狀其  
殊一也

神方苞曰天槍天  
撓天槍名見恒星  
中今曰歲星所生  
則非恒星也又皆  
定以丈尺不知所  
据

按考要云淮南  
子曰彗惑常以  
十月入大微受  
制而出行列宿  
司無道之國為  
亂為賊為疾為  
喪為飢為兵後  
漢即類曰彗惑  
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漢志

增補口巴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右搖木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

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二月

生天槍正義曰槍音蒲項及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槍天槍天獨國皇天槍及登天刑

東南三月生彗星正義曰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

而西南三月生天槍正義曰槍楚成反天槍者在西南長四丈銳長四丈末兌退

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

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凶色

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星色赤黃而沈

所居野大穰正義曰穰人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八月

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其野有破軍歲星二日攝提曰

增補口巴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北為女子喪

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災感徐廣曰剛一作罰○索隱曰案姚氏引廣雅災感謂之執法天官占之災感方伯象司察妖孽則徐云察罰氣為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燥怒之神為災感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禮失罰出災感災感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災感災感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災感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曰天官占云災感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曲世角動搖乍前乍後其

九月大半凶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

反道一舍以上居之二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凶地  
久而至當小反大索隱曰久謂行遲也如此禍小反大言久腊毒也  
其南為丈夫比為女子喪索隱曰宋均云災感守與鬼南為大夫受其殃此則女子受其凶也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正義曰凡五星鬪皆為戰鬪兵不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正義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其下國

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

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晉灼曰伏不見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災感從太白軍憂離之

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索隱曰宋均云太白宿主軍來衝拒也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災感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曰晉灼云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填星主德太白

填星主德太白

填星主德太白曰中央土主季夏曰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

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

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

增補 巳巳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一 鳳文館藏



信則填星大動也

也。黃白五星之行填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

揚慎曰白衣會謂大喪發喪若國哀大臨之事也。

按若水天文志云為水。

按考要云漢景帝中元五年四月水火合於參。

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六年梁孝王死是其應也。

孝陽帝延年元年正月金火在參占為大人憂。

殤帝崩起其應也。

增袁黃曰五星之運行金本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

水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

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

之國可重致天下。正義曰重音逐龍及言五星皆從填星其禮德義殺刑盡

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

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

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

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正義曰

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正義曰

謀更事與火合為旱與金合為白衣會也。正義曰

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正義曰

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瘵。正義曰

火入水故曰瘵。○索隱曰索謂火與水俱從填星合也。○正義曰瘵忽內反星經云凡五星

火與水合為瘵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為鏢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

為憂生孽卿與與金合為鏢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

孽卿。索隱曰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鏢。鏢者火與火與土之子

軍。正義曰為北軍北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正義曰擁於拱

有覆軍。徐廣曰或云水火土三星其國不可舉事出地入地金為

疾為內兵凶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

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

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凶五星皆大其事

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

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

七寸以內必之矣。索隱曰韋昭五星色白圓為喪旱赤圓則中不

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

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行窮

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

行見三百二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

在東壁故在營室。

土二十八歲而周

天此論其常也同

舍曰合變為歛星

曰散七寸以內光

芒相及曰犯居其

宿曰守相冒而過

曰陵經之日歷相

擊曰闕早出為贏

晚出為縮又超出

而前曰贏退舍曰

縮月相凌曰食此

論其變也

補方苞曰七寸一

度也

補方苞曰太白平

行距冬至與日同

度一歲行度比日

行行度止差一二

分故察日行以處

其距限之位又太

白行度有常本無

出不出入不入以

占曆疏不能詳而

以日行處其距限

故見為失舍也

按考要云太白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

十二

鳳文館藏



一名明星詩曰  
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孫炎郭璞  
並謂晨見東方  
為啓明昏見西  
方為太白韓詩  
則謂晨見東方  
為啓明昏見西  
方為長庚李白  
母方娠夢長庚  
因字曰太白乃  
知長庚即太白  
也蓋太白附日  
而行日且出則  
謂之啓明啓開  
也日既入則謂  
之長庚庚續也  
助日之明故謂  
之明星也若所  
謂大躑大相則  
皆以遠日而名  
之也太白主兵  
高卑遲速靜躁  
見伏用兵皆象  
之吉反之凶也  
其他妖星如四

祭日行以處位太白索隱曰太白晨出東方曰啓明故祭日行以處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註爾雅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正義曰晉灼云帝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三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殷星一名大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驚一名大衰一名大爽徑一百里天文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八主義也言失逆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其精散為天杵天柙伏靈大敗司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二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正義曰其紀上元是星古曆初起上元之法也以攝提格之歲與管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管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復與營

布著天亦主兵  
亦名長庚然非  
太白也  
按上元古曆名

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索隱曰索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則攝提格而太白與管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管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廩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日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廩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索隱曰孟康云謂出東入西出日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也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廩淺吉深凶日方南金



按漢記國作圖是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贏正義曰鄭玄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云金謂太白也影日中之影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角有憂有水事青角小角憂有水事黃角和角有土事有年正義曰太白星圓天下和平若芒角有土事有年謂豐熟也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冥晉灼曰冥退之不進索隱曰冥音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比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正義曰遺唯季反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澤音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比狼正義曰比卑耳及下同比類也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赤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應時節色變有類凡青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也赤比心黃比

參左肩正義曰參色林及下同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

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所出

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者歲星以德煇惑為禮鎮星有福太白兵強辰陰陽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得居虛無得也勝位勝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

無得也索隱曰實謂星所舍居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色勝位有

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

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氣言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正義曰疾漢書作病也上而

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

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

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

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

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

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

比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比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

補方苞曰其日當作其日蓋疾而未盡其當行之日而遽過也



按天文志天作天秋

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日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按考要云。太史公曰。先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爽。能星。鈞星。然則辰星乃免星之別名也。辰星與太白俱附日而行。故其出入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天矢二星同也。

祭日辰之會。正義曰。晉灼云。常以二月春分見奎。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之西方。以治辰星之位。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是也。皇甫謐曰。辰星一名龜。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日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謂出辰星。正義曰。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鈞星。一名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虧。聽失。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

補方苞曰。辰星與日行度同。雖有遲速。相去無幾。諸

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索隱曰。宋均云。辰星與月同。晚為彗星。及天矢。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索隱曰。宋均云。辰星陰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晚出也。其時宜效不效。為失。正義曰。效見也。言宜見不見。為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



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 故上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為格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戰也 失其時

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

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亾地辰星來抵太白

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正義曰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破軍殺將客勝

索隱曰索旗蓋太下出客亾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

與關大戰客勝免過太白索隱曰索廣雅云辰星謂之免間可械械音蘇林曰

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索隱曰索廣雅云辰星謂之免械音蘇林曰小戰客勝免居

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鈞星索隱曰謂免星凡

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攬三也安周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

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

按天文志无赤行窮兵之所終句

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

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

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開地

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

其色其時不冒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

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

不長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

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鵬參益州正義

曰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為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各縣是也分今東井輿

鬼雍州柳七星張二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變夷星

也

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

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候王指暈

按天文志漢書指暈俱作破軍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六 鳳文官 藏



按天文志其發疾作其後發病

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李奇曰屈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索隱曰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

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太陽在陽間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大水兵

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

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索隱曰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

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也

行南北河以陰陽言

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則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

旱水兵喪

月蝕歲星

正義曰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蝕月月掩星星滅為月蝕星也

其宿地饑若凶熒惑也亂

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

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

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

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

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

之

國皇星

正義曰皇星者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見則內外有兵喪之難

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七

鳳文會藏

光縉曰按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賦司馬遷蓋本諸此王臨川云日食非其常也然此月食則以陽侵陰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一

天官書

十七

鳳文會藏



猶為常也此日變記不  
而食則為變大  
矣故春秋日食  
必書而月食則  
無紀亦以此爾

**狀類南極**徐廣曰老  
**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  
**大而白無色乍上**

**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  
**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索隱曰孟康云星表有青氣量有毛填星之精也○正義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  
**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六

**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正義曰大賊星者一名六賊出  
**出正南南方**

**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孟康曰星大而毛兩角熒惑之精也○正義曰司危者出正西  
**出正西**

**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一彗縱橫亦填星  
**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

**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

**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正義曰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  
**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凶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  
**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

**色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地孟康曰星有兩赤  
**歸**

**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  
**星眾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索隱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河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

**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  
**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  
**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

**墮及炎火**索隱曰  
**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

**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索隱曰格澤一音鶴鐸  
**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

**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星多火占

按考要云張衡  
云地有山嶽以  
宜其氣精鍾為  
星至多莫如水  
水精為漢春秋  
傳梓慎之言曰  
星字及漢漢水  
祥也

揚慎曰書星經作  
客與稷合韻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七

天官書

十八

鳳文館藏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句一作營。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螿。李奇曰：怒當音。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正義曰：著音直略反。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正義曰：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河濟之間時有

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索隱曰：章昭曰：精謂青明漢書作牲亦作暉。

出於有道之國。郭璞計三蒼云：腥雨止無雲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主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

凡望雲氣。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釋名云：雲猶云衆盛也。氣猶氣也。然有聲而無形也。仰而望之三四百里

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二千里雲氣

按考要云：考白虎通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于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按荆州占有瑞星

有瑞氣太史公所謂景星格澤星皆瑞星也所謂歸邪慶雲皆瑞氣也瑞星之名凡四又曰周伯星又曰禽譽星瑞氣之名凡三又曰昌光昌光亦如龍狀見則聖人作也按漢書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却

有獸居上者勝。正義曰：勝音外利反。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敵有威必降。自華以南氣下黑上

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

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

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或曰：搏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

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

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周。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

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

者當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

垣杼雲類杼軸。索隱曰：姚氏案兵書云：管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

前巨天。索隱曰：劉氏杓音時酌反。論文音丁了反。許慎註淮南子云：杓引也。其半半元其蓄者類闕旗。索隱曰：蓄音五。

故鈎雲句曲。正義曰：句音古侯反。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

補方苞曰：搏圓厚也。言難以五色占。然必潤澤搏密光色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畧似諸物者則無占下。



兵必起合圖其直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

旁日旁雲氣人主象正義曰洛書云有雲象入青衣無字在日西天子之氣皆如其形以占故北

夷之氣如羣畜穹閭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蓋南夷之

氣類舟船幡旗六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金

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正義曰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入是攻山氣

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正義曰卿雲

見喜氣也若霧非霧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避反爾雅衣冠而不濡

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大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

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

地動坼絕正義曰趙世家幽穆王遷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西山崩及徙川

塞谿坑徐廣曰土雍曰坑音服駟察孟康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

閨泉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

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

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索隱曰逢倍

誠然訛字之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

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日王者歲首立春日四

時之卒始也索隱曰謂立春日是去年四始者候之日正義曰謂正月旦歲之

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孟康曰戎菽胡

小爾雅亦云胡豆與孟康同徐廣曰一無此趣兵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二十 鳳文館藏

赤粉濁海岱之問氣黑江湖之

問氣白此因地而異色者也

又云登州志西南去海五里春

夏時遙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

馬往來土人謂之海市按海市

春夏之景即太史公所謂樓臺

宮闕之氣也而人馬往來之狀

即晉志所謂會雲如馬秦雲如

行人者也補方苞曰或曰此

節申明上候息耗非也前文已明無

庸覆演宮廟邸第亦視其潤澤枯槁

魚鼈鳥鼠亦有去就蒙於上而辨係

於下者古文簡奧



按漢書水滄地長澤竭見象為是  
按漢書閩泉作潤息  
按天文志其作與化作訛  
風占

人聲占

雨占

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幸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  
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日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  
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正義曰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  
無災害也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  
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  
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  
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  
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  
月旦比數兩索隱曰比音鼻律及數音踈舉反謂以比數日以候一歲之雨以知豐穰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  
極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知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  
占水旱孟康曰月一日雨正月水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  
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正義曰按月列宿日風雲有變占其國升太歲所在則知其歲豐稔水旱饑饉也月所離列宿索隱

太歲占

土炭占  
陽慎曰泉出躍即月令水泉動  
按冬至日古人以土圭測日之晷景以觀長短正義與歲星並注誤  
補方苞曰正義以晷景連下句誤  
補方苞曰逢大也天問後嗣逢長逢音龍  
補方苞曰直紀災異而所應之說則不書也

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申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極縣上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上炭於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是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正義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索隱曰索謂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各有一家顯學習之故曰五家也來何曾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於紹繼而明天數陰陽也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正義曰機音機顧野王云機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



歸有光曰太史公變國皆異其所說不同及家古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  
凡叙來歷必宗孔子六經之宗而班固其後六經  
光緒曰成一作  
賢楊子云選正  
石公所著有星  
經為百代歷家  
之祖  
吾衛者也  
正義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  
伏也黃私周靈王時大夫也  
於宋子韋鄭則裨竈  
大夫也  
趙尹臯魏石申  
變五百載一大變  
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  
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  
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

事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  
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  
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正義曰著作慮及者明也言天  
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為言說不  
之曰黎為火正祝融即火  
正義曰昆吾陸終之子虞  
翻云昆吾名楚為已姓封  
周室史佚黃私  
正義曰義氏和氏掌  
天地四時之官也  
有夏昆吾  
正義曰昆吾陸終之子虞  
翻云昆吾名楚為已姓封  
周室史佚黃私  
正義曰義氏和氏掌  
天地四時之官也  
有夏昆吾

於唐虞義和  
正義曰義氏和氏掌  
天地四時之官也  
殷商巫咸  
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  
州常熟海隅山上子賢亦在此也  
於宋子韋鄭則裨竈  
大夫也  
楚唐昧  
正義曰莫  
趙尹臯魏石申  
變五百載一大變  
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  
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  
變二天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  
日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  
變五百載一大變  
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  
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  
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

之禮有當祭而日  
食者朝而日食者  
送葬而日食者其  
預知也則胡不先  
期而易祭而朝且  
葬也先王之法廢  
久矣日食之有推  
自漢始也知之其  
不書乎曰胡弗書  
也常而變者莫大  
焉然則何以不書  
月食曰此義微矣  
寧使天下蕩陰教  
而不脩無寧使其  
疑陽也聖人之畏  
女德深矣

按考要云春秋  
无彗星之書太  
史公所引益指  
星字也公羊傳  
曰字者何彗星  
也郭璞亦釋彗  
為字言星形字  
字似彗也然齊  
世家景公見彗  
星而嘆晏子謂

十四年凡二百  
四十二年也  
日蝕二十六  
正義曰謂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十  
七年十月朔莊公十八年三月朔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  
五年五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  
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  
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  
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四月甲  
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二月癸酉  
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  
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蝕三十六也  
彗星二見  
正義曰謂  
星字于大辰哀公十二年有星字于東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  
正義曰謂僖公十  
五年正月戊申朔  
宋五也  
天子微諸侯力政  
徐廣曰一作五伯代興  
恒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更

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疆伯  
日秦祖非子初邑於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陽荆蠻吳太伯居吳周章因封吳號勾吳  
越祖少康之子初封於越以守禹祀地稱東越皆夷之地故言夷狄也後秦穆楚莊吳闔閭  
越勾踐皆得封  
田氏篡齊  
正義曰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公  
三家分晉  
正義曰周安王  
侯韓文侯趙敬侯共滅  
晉靜而三分其地  
竝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  
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思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  
諸侯七國相王  
正義曰王于放及謂漢孝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  
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  
言從衡者繼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二  
鳳文會藏



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薛即字也新書亦云日之精變為彗月之精變為彗則

是彗字原二星特其類似而占不同耳

楊慎曰春秋星隕如雨魯莊七年非宋襄時正義註非按此七國即七

雄自諸侯借王故曰相王若漢七國則本耳且于縱橫等說无干正義注非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神方苞曰河山以南言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主華山

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正義曰凌雜交亂也

米鹽細碎也言臯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

記錄者故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也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正義曰

鬼柳星張翼軫星經云角亢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南方井

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胃之分野徐州胃

昂趙之分野冀州畢皆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

軫楚之分野荆州也

斗秉兼之正義曰言北斗所建秉十二辰兼十二州所從來久矣秦

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正義曰太白狼弧皆西方

吳楚之疆候在

熒惑占於鳥衡正義曰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

燕齊之疆候在辰星

占於虛危正義曰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秦占候也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正義曰

歲星房

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也

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正義曰辰星參罰皆北方

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

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正義曰河黃河也山華山也從華

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國也

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正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為陽也

日歲星熒惑填星正義曰日人質及填音鎮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

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為陽也

占於街南

畢主之正義曰天街二星主畢昂主國界也街南為

其西北則胡貉丹氏諸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

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崑崙山渭水岷

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

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正義曰秦晉西

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貉

按山川脈絡如此

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正義曰俗音陌氏音支從

陰則月太白辰星

日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

北方皆在北及西為陰也

占於街北昂主之正義曰天街星北為夷狄

之國則昂星主之陰也

故中

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

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崑崙山渭水岷

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

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正義曰秦晉西

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貉

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

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正義曰更格行及下同星經云辰星不出

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視旗所指

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

在索隱曰此案春秋緯

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

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

正義曰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滅韓

至漢高祖五年滅項羽則三十六年矣

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

不可勝數自蚩



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天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索隱曰：漢高祖之七年。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頭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

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正義曰：元光元年，大中大夫衛青等伐匈奴，元狩二年，冠軍侯霍去病等擊胡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等破南越，及韓說破東越，并破西南夷，開十餘郡。元年，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也。

尤甚越之凶熒惑守斗。正義曰：南斗為吳越之分野。朝鮮之拔星，第于河戒。索隱曰：音佩，即字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或占其占曰：南成為越門，北成為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域也。其河成即南河也。兵征大宛星，第招搖。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也。胡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此其犖犖大者

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天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

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及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

宮。正義曰：中宮也。房心，權衡。正義曰：房心，東宮也。南宮也。咸池，虛危。正義曰：咸池，西宮也。虛危，北宮也。列宿部星，正義曰：五官列星部內之星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開狹有常。孟康曰：開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水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之

五佐。正義曰：言水火金木土五星佐天行德也。為經緯見伏有時。正義曰：五星行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凶。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

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天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為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駟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二五。索隱曰：三謂三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一 天官書 二十四 鳳文館藏

按初言春秋星隕而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脩德脩政之心。揚慎曰：戒即唐一行說山河兩戒之戒。揚慎曰：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一句，一篇要語鎖盡上下文意。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按考要云：紫宮即天極之中宮也。東南西北列之為五，二十八宿麗焉。五官定位，經度有常，是之謂經。辰星為水星，主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熒惑為火星，主南方鬼柳星張翼軫六宿，填星為土星，主季夏獨主南方并宿太白為金星，主西方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歲星為木星，主東方角亢房心尾箕七宿，五星佐五官，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是之謂經緯。



揚慎曰日變修德辰五謂三句謂日學德月五星也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索隱曰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為之開以發德化也天門即左右角間也○正

義曰為于偽及下同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索隱曰

萬物開發東作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為之開也

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故天牢為之空則人

主當故過宥罪者也○正義曰赤帝南方赤熒怒之帝也夏萬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

天牢為之空虛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正義曰黃帝中央

不對中台王秉禁暴亦貴人之牢也

夏萬物盛大則當大赦含養羣品也

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

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

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索隱曰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耳畢昂為之圍白帝西

方白招矩之帝也秋萬物成則暈圍畢昂三暮帝德乃成也

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

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叶光

為之動為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為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

為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古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主貴人多死也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索隱曰案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

有光輝是行德也若北辰有光耀則天子更立年也

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索隱曰上云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則三衡者

即太微也其謂之三者日月五星也然斗星第六第五亦

名衡又參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為天廷也○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入君之象號令主也又太微天

子宮庭也太微為衡衡主平也為天庭理法平辭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

號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也

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索隱述贊曰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文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

攸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縮匪德應驗無爽至哉玄監云誰欲網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七 終

曾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天官書

二十五

鳳文館藏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楊慎曰封禪河渠  
平準三書太史公  
得意之作  
唐順之曰封禪平  
準以年分叙河渠  
以事類叙  
王維楨曰讀封禪  
書乃見太史公手  
筆  
茅坤曰封禪本幻  
而秦皇漢武以幻  
終悲夫  
補方苞曰歷叙舜  
禹周公之典祀而  
曰郊社所從來尚  
矣見尚書周官所  
載三代以來未聞  
所謂封禪者也然  
則管子及傳所稱  
封禪七十餘王何  
所據乎曰唯成王  
近之微示其無稽  
也  
按此書直書其事  
而其失自見有誤  
意無貶辭可為作  
史紀時事者之法  
按此書以命字德  
字符瑞字為關  
鍵又連用蓋字若  
字焉矣字皆極有  
意 按白虎通云東  
方為岱宗者言萬  
物更相代于東方  
也南方為霍  
山者霍之為言護  
也亦陽事護養萬  
物也西方為華山  
華之為言獲也言  
萬物成熟可得獲  
也北方為恒山恒  
者常也中央為嵩  
山言其後大之也  
按書中多用皆字  
如字各字俱省文  
也 按白虎  
通云三載一閏天  
道少備五載再閏  
天道大備故五載  
一巡狩補方苞曰  
武帝封禪將以祈  
天永命也豈知淫  
德好神乃亡國之  
徵乎 按大禹歷盡  
山川有專山岳而  
太史公止括之以  
一言曰禹遵之短  
長各有其度類如  
此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  
符瑞見而不至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  
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  
必廢二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  
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埋滅其詳不可得  
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還瑞 徐廣曰  
班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岳  
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  
兗州鎮曰 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

補方苞曰有德則  
妖異不為災與寶  
鼎一角獸反對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  
南嶽衡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响嶽  
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 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  
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  
恒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  
北四十里周禮云并州鎮曰恒山 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也 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  
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五載一巡狩禹遵  
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 索隱曰如淳按國  
語二龍棄于夏庭  
也 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  
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徐廣曰陟 妖不勝德太戊修  
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  
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觀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  
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 後十  
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 徐廣曰一 登鼎  
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  
慢神而震死 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  
于河渭為暴雷震死也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田汝成曰始未嘗  
二句與功臣表始  
未嘗不欲固其根  
本二句法同  
按說死云五岳  
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  
大飲雲雨焉能  
德博大故視三  
公四瀆何以視  
諸侯能通百用  
濁焉能通百用  
焉能出雲雨千  
里焉為施甚大  
故視諸侯也  
按辟雍者辟象  
璧雍圍之水以  
象教化流行洋  
之為言半也制  
度半于天子之  
辟雍也  
按國語云烈山  
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殖  
百穀百蔬夏之  
興也周并繼之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  
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圍如辟  
雍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泮  
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公  
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  
無一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  
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  
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  
一作畝周東徙維秦襄公攻戎救周東徙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  
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隴西郡  
西縣也今在秦州  
十里也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  
牛牴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  
黑鬣曰騶牴牡羊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  
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云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  
汧也○正義曰拾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

此城也  
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李奇曰郿音桑山阪曰  
衍○索隱曰郿地名後  
為縣屬馮翊衍者鄭眾註周禮云下平  
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  
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  
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  
吳陽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  
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  
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紳也摺  
笏於紳紳大帶○  
索隱曰姚氏云摺當作縉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  
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諸書亦多作薦字也作郿時

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  
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  
○索隱曰云語詞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之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  
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拾地志云陳倉山在今岐州  
陳倉縣之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之東  
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  
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  
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贊曰殷聲也云者足句之詞也以一宰祠命曰  
陳寶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  
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曰按列異傳云

按夜唯漢書作  
夜鳴師古云言  
陳寶若來而有  
聲則野雞皆鳴  
以應之也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三  
鳳文館藏







邃古而盛于黃帝之世黃帝本紀云方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太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殆非也而乘車之會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部上山也部音霍○蘇林曰部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曰光武改高邑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鱓○索隱曰鱓音各○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鱓紫黑色有一眼必兩片相合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鸞○索隱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

述不及封禪則傳補方也曰孔子論言七十二王亦無稽之談可知矣按梁父泰山旁山名唐順之曰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曰不暇給○詹維修曰以文王武王成王三君作柱于至後則以高祖文帝武帝分比云乃太史公尊按鄭玄云狸之言不來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其弘因諸侯不朝設射狸首而太史公釋其義曰諸侯之不來也

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是時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襄弘皇覽曰襄弘家在河南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襄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距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因武時又作上下時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索隱曰儋丁甘及孟康云即老子章昭云年表儋後孔子百餘年非老聃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瀨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秦正一十七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五



補方苞曰書此著鼎出汾陰有司附會之妄

七年孟康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正義曰王干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亦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為附庸呂之秦是離也五百歲復合者謂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王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

何維祺曰按周紀

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五百歲矣諸家解非也 櫟陽雨金

秦取九鼎寶器始

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社在櫟

皇本紀云遷過彭

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櫟西四燹先山

城齋戒禱祠欲出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

沒水求之弗得犬

亡爾雅曰右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按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

先社亡而鼎沒周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

滅而鼎遷其事相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蚘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蚘六五六圓

及封禪書并存其

益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今秦變

說蓋傳疑也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

祀天地或祠山川

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

福田耳非必如秦漢專為功德以誇後世也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瓚曰即帝位三

年東巡郡縣祠驪嶧山

於其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

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

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蒲掃地而祭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純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

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

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

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

純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

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

其祀絕莫知起時

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居臨菑

封禪及問諸儒生

之譏而又轉而偏

謂方苞曰秦皇帝

封禪尚不以為不

死之術

此純儒生是異曰

坑儒根源

皇祖儒生至海上

莫遇三神仙之奇

以武帝盡罷諸儒

不用至海上望莫

遇蓬萊事比之乃

太史公純漢處

諸坤曰不得於諸

儒生之議而強為

封禪及問諸儒生

之譏而又轉而偏

齊



祠名山川以及神  
山之說神仙者又  
從封禪而垂其所  
之者也  
楊慎曰南郊山下  
當作南郊下下師  
古云下下謂最下  
也

按觀書後有天  
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之句則此  
八神名當在  
字為句矣

按師古云言八  
神牲牢皆同而  
主幣各異也  
按此下二段皆  
以自及二字相  
喚應

南郊山下者

索隱曰顧氏按解道處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

二曰地主

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

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

五曰陽主祠之粟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七曰日主祠成山

八曰四時主祠琅邪

九曰東嶽主祠

十曰西嶽主祠

十一曰南嶽主祠

十二曰北嶽主祠

十三曰中嶽主祠

十四曰東嶽主祠

十五曰西嶽主祠

十六曰南嶽主祠

十七曰北嶽主祠

十八曰中嶽主祠

十九曰東嶽主祠

二十曰西嶽主祠

二十一曰南嶽主祠

二十二曰北嶽主祠

二十三曰中嶽主祠

二十四曰東嶽主祠

二十五曰西嶽主祠

二十六曰南嶽主祠

二十七曰北嶽主祠

二十八曰中嶽主祠

二十九曰東嶽主祠

三十曰西嶽主祠

三十一曰南嶽主祠

三十二曰北嶽主祠

三十三曰中嶽主祠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七

鳳文官載

余有丁曰按太史  
公論神仙禱祀迂  
誕之說極意莊點  
皆屬譏武帝且明  
其不然也後段公  
孫卿之誕亦然  
按師古云甘心  
謂會嗜之心不  
能已也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

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

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

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

為方仙道形解銷化

最後皆燕人

按師古云言八  
神牲牢皆同而  
主幣各異也  
按此下二段皆  
以自及二字相  
喚應

卷二十八

封禪書

七

鳳文官載



主莫不甘心焉未  
能至望見之焉都  
是跌宕處跌宕多  
矣字  
楊慎曰此上兼言  
歷代祀祭巫咸郊  
時方怪九鼎方士  
神仙等事皆為漢  
武事張本

按以下並秦祠  
祀非封禪也  
按此摠諸名山  
大川及小諸神  
祠祀與  
按此下又以自  
及二字相喚應  
邵贊曰名山大川  
島為妻也為天下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瑯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  
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瓚曰考校其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  
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

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  
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

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膠文學  
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  
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德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爲說也

昔二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正義曰世平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從偃師也周文武都鄆鄆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二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也故高高為中嶽而四

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  
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輿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

表也三代命祀位  
則奠矣故君有易  
都祀死易望徧安  
者望可以通乎未  
能治其人而欲事  
于神是誣神也神  
誰享之然則在諸  
侯者何如諸侯之  
地固天子之地也  
唐順之曰叙得錯  
綜

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崑山杜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

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

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泮凍凍也秋涸凍索隱曰按字林涸竭也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互同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

冬賽禱祀索隱曰賽先代反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

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致物也謂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薄山薄山者

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索隱曰應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鄭元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也正義曰薄自落及袁色眉及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袁山一名寸棘一名渠山一名雷首

一名獨頭一名首陽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西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

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

徐廣曰在沂也○索隱曰徐說非也按地理志沂有垂山無岳山也

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涪縣道峭山在西郭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云臨晉鴻冢瀆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

余有丁曰按吳印  
岍山書傳岍縣西  
吳山古文以為岍  
山即此



水祠○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取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大公金匱云馮翊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

泗祠漢中○蘇林曰泗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漢中樂彥云也秋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漢中樂彥云也

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水出岷山縣東南二十里岷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

亦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名山山川而牲牛犢罕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

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聊駒四漸產

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按郊祀志牲下有一亦字

按禮水滙水俱見夏紀

按禮水滙水俱見夏紀

云二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

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遼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十四臣

有周天子祠

天子辟池

社主故周之右將軍



故祠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最小而有神靈者。

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論，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宜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轅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轅車謂車有鈴，乃有和轅之節，故取名。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八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亦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以玉飾。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擊，皇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解張晏一音權，周禮有司權燿火官，張晏解非。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

按此摭秦紀典

凌約言曰：叙秦始終與漢武一事子

長之意微矣。楊慎曰：以高祖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暇給者也。

增屠隆曰：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漢高祖以十月至咸陽，因以十月為歲首，又悉召故秦祝官，如其故儀禮，此漢魏秦陋處，太史公作禮書云：叔孫通頗有所增減，大抵皆襲秦故，大抵云者，讀之也。實則一耳。

○焦亦曰：漢高祖禮粉榆社，遂有狗師為沛公之徵祠，豈尤寡數，旗遂有平咸陽立為漢王之徵，故此詔御史治粉榆社，今祝官立豈尤祠一相。

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請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高祖里社也。徇沛為沛公，則祠豈尤，豐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賜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今祝官立



巫 巫 巫

○又曰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平廟以改陰陽為聖下其後祿自小便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時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球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下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我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否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榆社有應遂以建立諸神祠者理不得信耳

光緒曰后稷祠已在前天地五帝祠內但只是歲時祀宮中未及立祠郡國故所農報歌功真則龍星見而始零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

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郤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置之國及有靈施祀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支類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舍支無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見歸藏易周禮以摯燎

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

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中雲也東君雲中見歸藏易周禮以摯燎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置之國及有靈施祀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支類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舍支無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義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

此詔郡國縣祠之讀着不可誤謂前此未有祠因或人建議乃始立祠也

光緒曰今八三月祭社始此惟漢小曰丙午魏氏擇用丁未魏主嘗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更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於歲始未社也至於晉則社孟月之酉曰各有不同如此按師古云艾讀曰艾

茅坤曰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釐而增幣不可按駕被謂駕車被馬之飾

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祀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太山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道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馬車各一乘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黃河及秋泉加王各一正義曰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母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增補已巳平水 卷二十八 十一 封禪書



陸可教曰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生皆以為火土之德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漢王則亦可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蓋宋水災特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耶抑宋之運已盡而金乘之耶是其徵驗之無稽者也

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繞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字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帝一殿。面各

余有丁曰。刻作刺。字音同。

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正義曰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蒲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或作蘭言其水恐顏說非按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蒲字誤作蒲重更錯失。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大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刻謂余取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列七賜及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按如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晉灼云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三合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出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後二十七人有上書告新垣平

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

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

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

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天下艾安摺紳之屬索隱曰摺挺也

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

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

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廵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

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管等姦利事徐廣曰緘召案綰臧綰

臧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后及郎中令王臧

絕奏事太后太后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

揚慎曰以漢武帝比周成王則賄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蓋曰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按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生取為武帝本紀

王維慎曰尤敬鬼神之祀是篇中冒

按公卿用文學之士自武帝始

揚慎曰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賄符瑞而過者也

茅坤曰太史公撰封禪書而雜引歷代祠志蓋于武帝時方士所稱禱祀之說實非封禪本義也

按漢書孟康註宛若下有字也二字

何孟春曰李氏疏泰山大夫贊諸侯之禮漢武祀內姓天子行大夫之職再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之誣因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

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捨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是文公作鄜時祭自帝泰宣公作密時祭青帝泰靈公作吳陽上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

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是時上求

神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栢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入妻生一男數歲

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舍之上林中踧氏觀徐廣曰踧音啼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康曰武帝外祖母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

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龍穀道邵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

道索隱曰如淳云祀龍可以致福按禮龜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龜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天官死為今之龍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浩龍神也如美女衣亦李弘範音浩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徐廣曰深澤侯姓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



人主方駭案如淳曰侯 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

嘗從武安侯飲 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

言上曰祠龍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索隱曰服虔云古人真人也 正義曰列仙傳云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赤玉為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矣 索隱曰齊音分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 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

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索隱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

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 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 徐廣曰一云日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太一天

董份曰上言一坐 盡驚此言一官盡 駭太史亦作對語 耶

茅坤曰至是始以 封禪為不死之術 增焦竑曰漢武內 傳云李少君字雲

道入泰山採藥修 絕穀全身之術遇 安期生少君疾因 叩頭乞活安期以 神樓散一匕與服 之即愈乃以方干 上言臣能凝頭成 白金飛丹砂成黃 升天身生朱陽之 翼則凌天伏入光 竦則凌龍而八遐 開乘白鴻而九陔 適冥海之廣大如 周冥海之廣大如 瓜鐘山之李大如 瓶臣以食之遂生 奇光師安期投臣 口訣是以保萬物 之可成也於是上 甚尊敬為立屋第 按海上燕齊句 與前周人言方 士句相應 補歸有光曰古者

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崇皆置去留書并 赤玉為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臣或作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

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 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有唯衣冠在也

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 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索隱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

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 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 徐廣曰一云日

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太一天







蓋帝之迷惑如此  
光緒曰以後凡  
曰又字皆見武  
帝甘得之心不  
息  
增屠陸曰隱之二  
字甚有蒼落為下  
文成食馬肝死耳  
張本

按此又一神君  
按置酒壽宮武  
帝紀無酒字為  
增

余有丁曰肅然形  
容最得  
余有丁曰按武紀  
作所欲者言行下  
謂神所欲言上輒  
為下之

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  
籍貫關東還逢之於滯亭遂見言之上乃

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擊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  
故事云臺高二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丈大七圍以

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  
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

問神君韋昭曰神  
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  
已愈也大赦置酒壽宮神君

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  
潔自祓除然後

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  
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

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畫之法也  
○正義曰畫音獲按畫一之法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

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  
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  
年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有  
元朔元朔後得元符其明年冬天子

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  
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  
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  
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  
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  
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

蠶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

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  
廣

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六

鳳文館藏

按漢書云天子

東幸汾陰男子

曰元鼎

祠汾陰睢丘

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六

鳳文館藏

王維楨曰以漢武  
之雄而昏迷至此  
其病根揆只食為  
若海故曰人主之  
心不可有所蔽蔽  
則壁之面牆矣

增盧舜治曰郊雍  
乃封泰山張本記  
后土乃禪梁父張  
本後段一一相應  
蓋此時尚未巡狩  
後始巡郡縣浸尋  
於泰山矣

按漢書云天子  
東幸汾陰男子

曰元鼎

祠汾陰睢丘

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六

鳳文館藏



公孫滂洋等見汾陰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如寬舒等議按天子始巡郡與始皇始巡郡縣句相應

僧屠隆曰不大言不足以欺入主戰國策士之習皆然如下文黃金可成可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率空語無事實耳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遊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其春樂成矣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矣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樂大樂太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符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中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仙人應劭云名子高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

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入儒林傳曰食肉不食馬肝是也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憂乎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吝金寶祿位也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有作為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鬼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索隱曰顏氏按血雜磨鐵鑄和磁石塗其頭置局上自相抵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鈿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廢師古云臯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堤繇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

董份曰君諱言臣死而託之馬肝臣欲要君而妄希親屬武帝非不英明而一為方術則聞愚如此其得不亡幸也茅坤曰按洞冥記云鄧支國貢馬肝石如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于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通方苞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鴻漸於盤飲食衎衎言臣龍在天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之得君也武帝以  
祭大為天所遣士  
故引此  
按隄絲言案隄  
役也  
楊慎曰斥充斥也  
音拓言拓車馬等  
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天言當  
有親屬遂以衛長  
公主妻之何甚  
也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也駟案韋昭云  
賈太后之女也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  
及天道將軍印  
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溢稅  
服皮曰滿手曰溢  
噴曰溢執持也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  
巫名  
為民  
祠魏睢后土營旁  
也睢若丘之類  
見地如鈎狀倍視得鼎  
索隱曰說  
文倍抱也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  
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甘泉將薦之於天也  
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  
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山西即此山也  
晁暝有黃雲蓋焉有庶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徐廣曰上言從行上  
薦之或者祭鼎也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  
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  
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  
徐廣曰鼎者  
也音陽皆嘗以  
烹牲宇  
而祭祀  
上帝鬼神  
帝或曰嘗烹酌也  
遭聖則興  
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

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凶  
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  
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覆上機下使  
通天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  
危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復也  
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  
正義曰  
此以下  
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禮經  
使士升堂視壺濯及遷豆之屬降往於塾視牲自羊俎牛告克已乃舉鼎告祭禮之次也

鼎大異於眾鼎文縷無欵識  
韋昭曰欵刻也  
怪之言吏吏告  
索隱曰識猶表識

祠於漢世為多雖  
當時名儒繼登宰  
輔亦莫能正之者  
元成之際衛諱用  
事始奮然欲盡去  
淫祠正以古義又  
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  
一言而禱祠復興  
惜哉

按隄絲言案隄  
役也  
楊慎曰斥充斥也  
音拓言拓車馬等  
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天言當  
有親屬遂以衛長  
公主妻之何甚  
也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祠於漢世為多雖  
當時名儒繼登宰  
輔亦莫能正之者  
元成之際衛諱用  
事始奮然欲盡去  
淫祠正以古義又  
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  
一言而禱祠復興  
惜哉

按隄絲言案隄  
役也  
楊慎曰斥充斥也  
音拓言拓車馬等  
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天言當  
有親屬遂以衛長  
公主妻之何甚  
也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按人主富貴極  
矣所垂涎者神  
仙耳犬既能致  
神役鬼寧不為  
其所惑耶  
徐中行曰不了  
語太史公多用之  
後人遂變為歇後  
語  
按汾陰故魏地  
故曰魏睢  
增王維楨曰元鼎  
元封之間燕齊之  
上爭言神仙故溢



泉也

自羊祖牛正義曰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鼎鼎及鼎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鬲鬲上謂之鼎不虞

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虛當為吳音洪霸及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水借此

有黃白雲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降蓋若獸為符應隱曰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

路弓乘矢韋昭曰路犬也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鼎宜見於祖禰藏於

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

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

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

上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

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胸問於鬼史

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

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及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復朔旦冬至凡

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發人

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

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

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

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大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

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十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十國或為七十

矣國樂彥云以舜為神明之後封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按國語仲尼云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注芒氏之君守封禪之山也○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八百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十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鬼神之人乃斷理

按卿見武帝事征伐好神仙則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懼人攻其邪妄則曰斷斬非鬼神者此小

余有丁曰神靈之封居七十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十也



人極意逢迎之  
態專權固寵之  
術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  
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寒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隱之處小顏

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鬣在馮翊懷德縣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拔墮正義曰徒果反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鬣號正義曰戶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潯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

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曰崆峒山在平高縣西一百里

幸甘泉今祠官寬舒等具太祠壇祠壇放薄忌太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按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

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犖牛

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其下四方地為醴食索隱曰

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鹿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

以羊彘特索隱曰樂彘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太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

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

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

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

邵賢曰古之蓋者  
厚衣之以新不封  
不樹然而不能已  
者有體魄焉爾也  
黃帝既仙無體魄  
矣衣冠而葬何為  
哉易曰納約自牖  
武帝有備如此羣  
臣不能自納焉而  
乃為迎逢以成方

士之妄帝之暫明  
而倏晦羣臣亦與  
有罪焉

揚慎曰祠太一則  
便曰放薄忌曰放  
薄忌則便曰如其  
方而文即應前矣

許應元曰祠壇祠  
禮祠物叙得整潔  
按神新本作臣  
今依宋本改正

許應元曰叙行禮  
贊享文簡古  
註贊饗之下有  
一人二字

光緒曰天子始  
郊拜太一而有  
司云祠上有光  
又云是夜有美  
光及畫黃氣上  
屬天於是諸方  
士遂爭神奇莊  
得其似以為真  
矣以後凡曰山

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河揖月  
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

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  
饗秩六百石是也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  
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



下聞若有言萬一里有通天臺即皇帝以來祭天園丘  
歲日其夜若有光曰若有象景光曰若有象景  
若將可得曰神人若云欲見天  
子曰若見有光云皆用若字描  
高  
補方苞曰三歲天子一郊見其一歲  
則祠以秋或以臘為禱者也  
故曰間  
余有丁曰交龍為旒有一升一降今  
止畫升龍故曰登龍  
許應元曰非有求人主等語即五利所以語帝者  
繪黃洪憲曰文成以致王夫人中五利以黃金塞河不  
死仙藥公孫卿以寶鼎中武帝屢被其欺而不悟終欲封禪以冀數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

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但迂遠誕大也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  
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正義曰太昊伏羲氏鼓五十絃悲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即瑟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偽及將偽封禪也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四十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自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山其禮厚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禪梁甫之基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



方苞曰前之制六經中作王制則封禪之事非唯尚書周官無有六經中無有也正與孔子論述六藝而封禪之禮不章相應按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儒議其儀數歲不就厥後武帝自制儀法今待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蓋納兒寬天子建極之論焉

以功相傳授之封禪用布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未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祠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禳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頰采儒術以文之章昭云上古人皇者九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聘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會於諸儒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上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

命曰嵩高邑

正義曰嶺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

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太山祭太一弁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日八方之神○索隱曰章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二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按宿音秀以音溜宿溜謂有所須待又濡滯也

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章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召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待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待中奉車



按此一茅三脊與管仲言一茅三脊相應按祭后土武紀作然後去

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開呼萬歲者三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行用事太山諸侯有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董份曰武帝封太山求神仙事從子侯上封處而子侯則死矣故特著之見神仙不足恃也按庶幾遇句與始皇冀遇三神山句相應

元縉曰讀封禪書具見當時臣諂主愚可發一笑夫有司且以德星為報封禪無惑乎方士之諛說也南燕汝水不水燕主超

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漢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願亂按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莛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儒太子兵亂○非音佩後十餘日有星莛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瓜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漢志為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



惡之李超曰良由通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大悅漢時君臣幸類此耳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按武紀俗下有信字

按應劭云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仰舒仰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按此又繳入求

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也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太山鄧展曰太山自東復有小太山贛曰即今之太山還至甄子服虔曰甄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自臨塞決河武帝自臨塞決河廣百步深五丈臣瓚曰所決河名索隱註同將軍已下皆負留一日沈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此是作甄子歌見河渠書使二卿將卒塞

河決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草昭曰按越地名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

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漢書音義曰持鷄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

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龍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二館漢武故事作延壽觀高三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宮

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楊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外近則有供屋旁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樹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

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啟事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曰乾音干蘇林云天旱欲使封土乾燥也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

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界從西河歸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也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

蘇如二說豈出可刪按尊祠句與高帝祠靈星句相應

按列子云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司馬相如上林云置酒乎昊天之臺吳天中大通天皆最高之名室有銅柱朝氣張衝西京雲通天紗以環繞帝常靈攝節道臺也董份曰內中似複蓋言房內之中間也



曰南岳。應劭曰瀋縣屬廬江南岳霍山文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

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王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案風俗通齊濟王臣有公玉再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王音肅。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一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王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

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今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一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

秘祠

武紀母作每  
吳寬曰太初曆始  
復夏正蓋太史公  
之力然漢武帝贊  
享敬拜太一則固  
用方士語耳  
按此又繳入求  
仙事

董份曰早則黃帝  
乾封災則黃帝靈  
臺火巧言如黃信  
矣  
楊循吉曰術士每  
以黃帝作證何其  
誣聖耶

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適三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索隱曰披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皇帝得寶鼎神策。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十一日也。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太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廷。殊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閭闔之內。別風噓曉。



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圓闕高二  
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  
索隱曰如淳云詩  
云唐有虎圈  
曰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  
是也○正義曰圈其遠反括地志云虎圈天在長安城中西偏也  
其北治大池漸臺  
正義曰顏師古云漸臺也臺在池中為  
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  
正義曰臣瓚云太  
液言象陰陽津液  
以作池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索隱曰漢武故  
事王堂臺與未  
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龜長二丈廣  
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索隱曰漢武故  
事王堂臺與未  
央前殿等去地  
乃立神明臺  
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  
上有九室帝置九天道士百人  
井幹樓度五十  
丈輦道相屬焉  
索隱曰關中記官北有井幹臺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  
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  
築牆之有榑榦又諸本多作幹  
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  
徐廣曰一  
更印章以五字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  
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  
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韋昭曰丁姓  
雒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孟康曰若火勝金  
則祠赤帝以白牲而  
以水禺馬代駒焉  
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奇龍形於水又姚氏云寓  
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水也  
獨五月

蓋之事狀如仇讐  
已且為巫蠱之鬼  
何以責其下此最  
可笑也  
按獨五月嘗駒  
武紀作五帝用  
駒為當  
按封臣武紀作  
封鉅  
凌約言曰至此又  
摠叙而斷之叙詞  
簡明斷意微婉  
按下一句太山上  
宜有一東字  
王維禎曰予讀封  
禪書數過中雖包  
羅者眾而求仙遇  
仙實篇中主故于  
每節隨年分往往  
著見而文意抑揚  
曲折可觀  
楊慎曰今天子以  
下至篇終摠括武  
帝封禪求神之事  
而結之曰然其效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八  
對禮書  
二十六  
鳳文館藏

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水禺馬代行過乃  
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  
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  
應劭曰崑崙縣圖五城十  
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也  
以候神人於執  
期  
漢書音義曰  
執期地名也  
命曰迎年  
正義曰顏師古云  
迎年若言祈年  
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  
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王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  
助應  
曰封臣  
黃帝師  
歧伯  
正義曰張揖云  
歧伯黃帝太醫  
今黃帝封太山禪尺山  
徐廣曰一  
作九  
合符然後  
不死焉  
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次  
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  
天子既今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鼻  
小不稱其聲乃今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  
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  
太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  
年復至太山修封  
徐廣曰天漢三年李  
陵以天漢二年敗也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  
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  
本奇曰祀名也○索隱曰郊祀志云祠  
官寬舒禱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



可睹矣蓋婉其詞  
以譏之也  
董份曰寬舒建祠  
五而曰五寬舒之  
祠奇  
按今天子下與  
前德始始皇事  
暗應

余有丁曰諸字是  
統括字舉明年凡  
山以統其餘也明  
年即前命曰明年  
者  
凌約言曰太史公  
作封禪書其子禱  
祠百出則隨之以  
若有符應之言于  
求仙無方則隨之  
以終不可得之言  
遺之微文見意往  
往如此而武帝之  
光道昭昭矣  
王維慎曰天繳云  
終無有驗又云無  
有效天子亦息厭  
而猶或冀遇其真

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  
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  
祠 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  
一后土祠故云六祠也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  
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  
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  
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  
其效可睹矣 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  
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  
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  
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群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  
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肅然揚休勸誌

邪說之惑人如此  
夫  
茅坤曰文幾三千  
言而前後血脉貫  
穿如一句摠屬一  
幻字  
楊慎曰贊語又摠  
括一篇之意巡祭  
封禪方士祠官括  
盡武帝之事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鬼  
神者則自舜以來  
之事皆包括之矣  
表者其外之儀文  
也裏者其內之德  
也  
按自武帝有求  
仙之感今日用  
方士明日遣祠  
官溯志于旌誕  
之說而不自知  
故子長作封禪  
書以救其失其  
首雖曰帝王何  
嘗不封禪而其  
贊乃曰究觀方

陳祥道曰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禪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  
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  
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  
大典視為求仙微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固不得而刪之也然  
少君變大公孫卿越人勇之徒其所言恠妄諸說本  
無關於祠祀者亦業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  
王應麟曰皇王大紀云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  
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  
崇泰後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  
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及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  
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  
得鑄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茅坤曰甚矣八主之心不可有欲也一有欲則天下技巧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為術  
愈夥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為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  
寤悲哉自古以來以雄才大略稱者漢武而秦皇漢武為諸燕齊迂怪之士舞  
弄之若偶然以困于慾也語曰東海之鰲鼈于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矣



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婉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河渠書第七

按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茅坤曰昔河渠井經緯可睹以天下名川文辭自吐蕃西鄙有泉宿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此始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磧礫已非禹之故道漢文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又決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抑音億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過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渰志作堙堙抑皆塞也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徐廣曰橋近違反一作攢攢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橐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楸行險以楸行沙以軌又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龜字亦作橐音昌芮反注以楸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莖音同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曰陂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過其澤也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

度九山正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在河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

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雒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是也於是禹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常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斯二

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深川索隱曰斷漢書作灑字按蕭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斷卽分其流泄其怒是也又按二渠其一則灑也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絳水源自涇州屯雷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



館陶迨乎宜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始復禹故迹補方苞曰度九山者相度山勢以知水之所會也軫子歌迫冬日則水當歸凝矣而汎濫不止故觀魚之弗鬱而心憂也延引也延道引河之隄也地也碩也延道碩也故水離所常流之地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今決而南則北渡迂遠欲浚使復流其勢難觀此則知河沙淤墊浚之甚難唯決者塞之使水勢自相推盪乃可通行古已如此祭川必沈玉疑塞亦為祭也管子淵深而不測則沈玉極矣東郡燒丹致紫薪少故曰

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為九河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瓚曰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文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一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實湖今太湖是也常昭曰五湖湖名耳實湖今太湖是也

衛人罪積林竹即下淇園之竹以為筴於外而填石與苜蓿其中柯維騏曰按詩云豈水東注維禹之績劉子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由此言之謂之功施萬世可也

水益用澆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一山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如淳曰魏罷之乃使水工鄭國治水故曰鄭國能為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峻山之東中山是也鄭至也瓠口即谷口鄭志所謂塞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集穆教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鄭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代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觀音古代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











海內為之虛耗曰醫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然有籲神憂民側但之意云

王世貞曰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遠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薪不焚也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舉音已免及焚一作焚音廢鄒氏又音縛也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不能禁故言當常昭曰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如淳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輒渠○索隱曰按溝引堵水徐廣曰一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

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

薪實之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作興事成敗之相友率如此豈獨水利哉

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既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替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

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為溝既割龍骨斯穿填闕攸銀黎蒸有年宜房在詠梁楚獲全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九 河渠書 五 巖谷 修 岡 千 同 校 石川 為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昆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

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

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敘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嘉兒得施至高祖以後痛

抑未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仕宦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緣起而入粟

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祝歎之微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重犯法

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漕漕之路博興封禪巡游之費則國家

用竭而海內蕭然比之初即位之時其虛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國用復竭則與刑

之事必繁既銳事與利則吏道必不能擇而賈人進用矣欲興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

以逞矣故備述鑄金錢算商告繙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所有而其弊特極于此又備

述輸粟入羊為即諸事見鸞爵雖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此為盛又備述法令嚴酷與前

網疏者不同以深歎武帝漢業之衰也此書雖上下數千言博極宏辨然其要領不過



唐順之曰此文極其變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駟或作駟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按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二銖錢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註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

按自武帝有征利之愆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錐刀

約法有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裕市物物踊騰糶

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一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騰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糶二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天

董份曰漢興多事而貧若此然高祖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此甚失也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量古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見漢興實事而富饒以為後廣漕與

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按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

楊慎曰漢初更令鑄錢未有禁也至孝文因之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鄧氏錢布天下此結前意亦甚盛也而鑄錢之禁生焉起後之官日鑄而嚴其禁以至犯者眾而用酷吏亦甚哀也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

楊慎曰孝景承文帝而賣爵除罪故用足而因得以益造苑馬以廣用此一句結景帝事而宮室輿馬益增修矣此一句又以生武帝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之意也

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

茅坤曰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為起岸

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是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

增補史記評林

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園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平準書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庾皆滿而府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平準書

後之衰皆以此也



楊慎曰漢興之初  
作業劇而財匱  
民無藏蓋米至石  
萬錢至武帝之初  
人給家足府庫太  
倉充溢貫朽陳腐  
蓄積至是極其盛  
矣漢初天子不能  
具鈞駟將相或乘  
牛車至是阡陌之  
間馬成羣矣人重  
犯法而行義皆所  
謂盛也然民驕溢  
豪強武斷宗室公  
卿爭于奢侈僭上  
无度于極盛之際  
已兆衰之端矣  
王維楨曰按此甚  
言富足若是而武  
帝自為空虛可嘆  
也  
王維楨曰此下四  
節言外事四夷而  
勞民費財給足之  
民自此而弊充溢  
之積自此而耗物

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  
斥不得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居  
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索隱曰按如淳註出食貨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  
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  
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宗室有土公卿  
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  
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事兩越  
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  
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

盛而表之驗也  
楊慎曰曰江淮之  
間蕭然煩費曰巴  
蜀之民罷焉曰燕  
齊之間靡然發動  
曰天下苦其勞亦  
皆相顧為文法  
不整而整  
茅坤曰孝武承文  
景之後耗費殆盡  
故興利之謀凡十  
數變而太史公摹  
寫極工  
唐順之曰國費無  
甚于用兵  
楊慎曰百姓巧法  
則衰于重犯法矣  
財賂衰耗則衰于  
餘貨財矣庶耻相  
冒則衰于先行義  
矣  
楊慎曰上句武力  
進用法令嚴具結  
上文事四夷而廢  
養民任人之法下  
句興利之臣自此

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  
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鄉氏又音五亂反按抗財賂衰耗而不贍入  
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此始也韋昭曰桑弘羊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  
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二州築朔方正義曰  
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  
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於邛棘人以集之句索  
曰應劭云臨邛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或曰更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  
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  
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第三變其後四年徐廣曰元而漢遣大將將將



始為弘羊等三人言利析秋毫張本  
 凡權鹽鐵箕綿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  
 中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舉此意而斷之也  
 按書中連日數萬人十萬餘人六十萬餘人又連日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百餘萬以億計不可勝數之類皆以選其勞民傷財之實也  
 按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大農者四形容武帝所以厚歛之故  
 按留蹠疑有關文  
 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  
 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  
 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雷蹠  
 無所食索隱曰蹠音迫謂貯也韋昭音滌謂積也又按古今字詁林今議令民得  
 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漢書曰茂陵中書有武功  
 開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  
 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  
 凡直二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十七萬合頁十七萬此云三千  
 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  
 除用也故得試為吏先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

楊慎曰官職耗廢謂此也  
 其與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何若亦物盛而衰也又以上承選舉陵夷下以起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之語  
 又曰公孫弘繩羣下張湯用峻文操上文官職耗廢之意於是見知之法生二句此亦為用酷吏直指夏蘭等出而類異誅張本而張湯死而民不思之筆亦異此意而斷之也  
 第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責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揚慎曰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四  
 鳳文館藏  
 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  
 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八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註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耳非也大顏亦以為然  
 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闊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奪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



楊慎曰費凡百餘萬不可勝計亦相顧為文王維禎曰此當與河渠中所敘參看伸縮法各為然楊慎曰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春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之辭煩不殺森然有法唐順之曰此則國貧而賈富第坤曰此一段議論正見國家耗費本輕末重暗應前高帝逐米一段按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王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

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春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陰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兗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續曰秦逐匈奴以取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蹕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按字林云貯塵也音竹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

給于富商大賈子貢發財後方以邑入償富財是也轉輟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蓄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低頭○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治鑄黃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瑣曰物益少而貴始淳曰但鑄作錢鑄錢者多故錢輕亦賤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二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銅赤金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音義曰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音義曰音容曰靜四銖重而女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曰靜日治器法謂之鎔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字為皮幣直四十萬土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一 河渠書 五 鳳文館藏



王莽曰禁愈嚴而  
下益犯利臣之所  
由與而酷吏之所  
由用也  
揚慎曰用東郭咸  
陽等三語所以擢  
兼并浮淫而奪其  
利曰三人言利折  
分毫矣前應與利  
之臣自此始後起  
籠鹽鐵算滯錢平  
準之事  
茅坤曰太史公直  
以酷利二事相成  
故其錯綜之妙如  
此著意  
作昆明池詳見  
封禪書  
王莽曰九叙出擊  
胡其虜級賞賜士  
死費俱一律相應  
柯維騏曰按馬氏  
廷鸞云孔僅咸陽  
所言前之屬少府  
者其利微今改屬  
大農則其利盡此

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地用  
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故白金三品其  
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二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  
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及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  
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  
一曰重六兩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權  
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  
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三曰復小權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  
果及爾雅註權杖長也謂長而去四角  
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二銖錢文如  
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  
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  
也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  
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十三侍中故二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  
弘羊等二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  
法既益嚴吏更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

聚斂之臣節說以  
益其私也  
王維棟曰前既言  
納粟補爵而選舉  
陵邊又言軍功越  
等而吏道難此言  
舉行鹽鐵用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道  
益難不選而多賣  
人以此却與前之  
抑商賈不得為史  
相及故因此而言  
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上句承  
上文更錢造幣及  
請鑄五銖錢意下  
句起權抑商賈而  
算滯錢舟車之意

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  
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駕者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作昆明池索隱曰按  
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  
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索隱曰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  
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二銖  
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索隱曰令不可磨取鎔  
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  
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  
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  
因官器作者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考鹽之盆也  
蘇說是樂彥云牢  
乃盆名其說異也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管倉或曰  
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類云  
農二之儻故言  
奇也擅音善  
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敢私鑄鐵器者鹽者  
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  
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  
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表漢書律序云狀如跟衣着是足下重六斤以代刑五刑或減或鈇也



楊慎曰以富商不  
肯依縣官之急而  
酷抑之故思下式  
之願分財助邊而  
祿之也式雖非良  
臣即其厚第一節  
則今之身應尊爵  
家累巨萬乃視骨  
肉如陌路其有愧  
于牧豎多矣  
茅坤曰入下式一  
段見當時承上意  
旨勢不可挽處故  
儘意描畫如此  
○丘豫曰提起輸  
財助邊以起下動  
君心處最的當  
○陳文燭曰下式  
輸財助邊論者建  
之餘謂式之輸財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便屬在所縣，使孔僞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  
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  
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  
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  
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請算如故。李裴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  
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  
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  
則貴之。言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旻。諸賈人未作貫貸，賈居  
邑，籍諸物。索隱曰：籍者，停留也。即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  
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率緡錢一千而一算。  
千一算。非吏比者，二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  
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船五丈以上一

非能全其財也，其  
願死也，非能舍其  
身也。帝與之官而  
辭與之粟而散者，  
皆非其情也。其後  
四十戶之封，則受  
之，不辭九卿之命，  
則居之不疑。下式  
之心，牙茲見矣。式  
非蕭於前而貪于  
後也。非專於前而  
怯于後也。吾直失  
守前而取償于後，  
則數千財之失，非  
直失而數十家之  
封，乃直得也。吾以  
願死得官，而後以  
不死居官，是以為  
死而得生，富貴也。  
式之心，何其心式  
之智，何其智耶。且  
式亦何以知帝可  
以術誘也。衛青獲  
虜則疾之，張騫事  
夷則疾之，式已早  
見而豫擬之矣。老

算匿不自占，占不悉，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  
天子乃思下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  
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于弟。式入山  
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弟  
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  
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  
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  
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  
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



子曰將欲取之必  
固予之卜式者特  
得老氏之術而始  
終善用之耳公孫  
弘謂其不近人情  
不軌之臣當矣

黃洪憲曰魏高  
歡見爾朱榮榮命  
剪悍馬歡不加羈  
絆而前之竟不蹄  
趨謂榮曰御惡人  
亦猶是矣榮奇其  
言余謂卜式之羊  
與高歡之馬皆俠  
士之常態好奇之  
主每為所動宜也

茅坤曰可見卜式  
亦動上與利之心  
者遂與僅等例言  
之  
楊慎曰承上文卜  
式而遂及孔僅弘  
羊亦皆顯用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

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  
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  
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  
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  
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  
謂戍邊也一八出  
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此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履而牧羊羊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善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  
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羊為大農

矣前以應與利之  
臣後以起平準之  
事

茅坤曰始因費耗  
商賈徧重茲因利  
利縣官自為商賈  
矣可慨哉  
又曰此一段摹寫  
酷吏與利轉輾相  
成處曲盡變化

揚慎曰無慮皆鑄  
金錢一句却應前  
鑄金錢之禁生焉  
而生下用酷吏之  
由

茅坤曰博士循行  
郡國由犯鑄金錢  
故入平準書與前  
治獄之慘意同  
揚慎曰義縱等用  
慘刻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  
矣又生下誅顏異  
而公卿多諂諛取  
容之弊

先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國輸於官者皆令  
輸其土地所饒乎其所在時價官

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百

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沒官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

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

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  
無慮者謂言大畧歸於鑄錢更無它事從慮也犯者衆吏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  
曹職分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咸宜

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濞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  
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

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

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  
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



楊慎曰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至此三節文脈最為昭應

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巧祿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八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一當何○索隱曰鐘官尊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遠也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緡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二年而民不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一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媼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中家

唐順之曰此則賈而國富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今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關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深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楊慎曰上句結上舉行鹽鐵筦緡告緡之事下句生下水衡上林財物眾而與池苑宮室及置農官沒田等事

茅坤曰欲叙其與利必于其耗費不經處種種著冷眼

王維禎曰既富生侈弘羊等得無罪乎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鬼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知官自糴乃足

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察獨以為所患非也

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八今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

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艾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

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天子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楊慎曰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應史道雅之意

增李東陽曰此皆諸臣聚斂所致武帝驕奢之心於此可見

之處一作留處

增屠隆曰前言平準而轉及封禪書以為下文總結語文甚有情

按此即昆明池所習樓船卒

按斥塞謂廣邊也

增屠隆曰通篇仰給語以見民窮財盡是一篇大綱領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音灼曰徼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

告緝用克初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選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

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救天下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

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曰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

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



楊慎曰承上文南越反下式願父子死之既侯下式以風列侯而莫應則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亦可哀也

按式願輸財于邊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而諸侯莫應於是乎有耐金之罰然則帝之奢侈無度未必非式逢君之惡啓之也

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將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爲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

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

楊慎曰卜式以鹽鐵器船等事而上不悅故秩而弘平益用事爲均輸貨物使商賈無所牟大利而封賞大費皆取足大農矣楊慎曰不敢言擅賦法以詭說取容又以二守不辨自殺之故也

按馬廷鸞云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二語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母之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也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



此說渙然蓋謂  
驅農民以效商  
賈之為也  
楊慎曰漢世立均  
輸平準之法其名  
甚美其意亦善也  
當時論其弊曰農  
人重苦女士再稅  
未見輸之均也富  
商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收賤以取其  
貴未見準之平也  
善乎莊子之言曰  
愛民害民之始也  
偃兵造兵之本也  
今之紛紛好異者  
安得以此語之  
黃震曰漢武帝五  
十年間因兵革而  
財用耗因財用而  
刑法酷滯四海而  
為鼎生民無所措  
手足迫至末年平  
準之置則海內蕭  
然戶口減半陰奪  
于民之禍于是為

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至此始有平準字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  
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一作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  
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今民能入粟  
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  
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今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明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明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明故直

極備者始終相  
因之變特以平準  
名書而終之曰烹  
弘羊天乃雨嗚呼  
言哉  
平準曰欽至平準  
極矣故以此終見  
其通乎天心如此  
所以深致其惡也  
楊慎曰平準書先  
叙漢事而贊語乃  
述自古以來而微  
寓詞于武帝叙事  
之變體也  
楊慎曰此數語一  
篇命意之要而物  
盛則衰一語又為  
此數語之要

二千一百六十  
已下各有差也  
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  
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  
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  
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  
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  
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金也白銀也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  
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



楊慎曰如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  
繼以民好法而用  
酷吏皆事勢相激  
使然也既曰無異  
又曰曷足怪焉不  
平之意見于言外  
可謂曲而有直體  
矣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  
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乃布其文  
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董份曰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轉運一興  
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  
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詐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  
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也  
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皆興  
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  
顏異誅與腹誅之法獄少反者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多  
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僅皆起自賈人卜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官也文皆參錯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於征伐  
四夷關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  
方以通漕輸復不繼則與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與利而與下  
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  
義始  
明顯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  
富彊之術下及贏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

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  
史公舊也所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  
入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  
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黃震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又景恭儉  
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  
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犬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  
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音  
縉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修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逢  
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賞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  
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  
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  
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  
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  
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選  
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終

巖谷千切修  
岡千切  
石川鴻齋  
同校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六年一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全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印行所



